

## 第二十一章 退守汾陽書院

秋風吹拂著蘇雪遙的臉頰，紅葉在空中打著旋，飄飄蕩蕩地落在她的腳邊。

蘇雪遙從妝盒裡，拿出一把羊脂白玉細膩溫潤的玉梳梳頭，她垂著頭，十分害羞地想著，自己重生回來，只要謝衡月那樣定定地望著她，目光中流露出熱切的渴望，那麼不管他對她提什麼樣的要求，她皆難以拒絕，她是否太縱著他了？

謝衡月一邊在烤魚，一邊看鮮紅的楓葉紛紛落下，而他的小嬌妻在這無比明澈的秋光中梳妝。

他望著她，心中只覺十分喜悅與平安，只盼望這樣的時光能再長一點。

他正欣賞妻子的嬌容之時，卻見蘇雪遙一邊垂目沉思著，一邊順手將她光滑豐潤的長髮盤了起來，十分麻利地梳了個在家居士的簡素髮髻，看她手勢流利熟練，竟似日常梳慣了的。

謝衡月忽然間想到，她說她夢中禮佛四十年，又想到了萬了和尚所說宿慧種種，心中不由得一陣煩亂，忍不住低著嗓子道：「王妃，妳妄心心念念著總是想出家，那我便真找萬了那廝的師兄去剃度，我便陪妳一起去聞鐘寺，我們就修個歡喜禪吧。」

蘇雪遙聞言不由得紅了面頰，輕聲道：「夫君又在胡言。」明明這件事已經過去了，他又為什麼又提這個事？

之後她拿起菱花鏡自照，這才發現自己剛才一時走神，竟梳了個前世最熟悉的，帶髮修行居士才梳的髮髻，她心中一驚，忙伸手拆開髮髻。

去了髮釵，她輕輕搖搖頭，那瀑布一樣烏亮順滑的長髮散了下來，垂在她瑩潤的臉頰旁。楓溪湖波光蕩漾，明亮的光由水面反射在她的臉頰上。

謝衡月只覺她這般不施粉黛，亦清麗絕俗，可沉魚落雁，心中煩悶皆不見了，如此絕麗佳人，他能與她朝夕相伴，恍若夢中。

蘇雪遙待要再重新梳妝，謝衡月卻坐了過來，他捧著她那光滑猶如綢緞的長髮，輕聲道：「王妃若有委屈便對我講，千萬不要一人生悶氣。妳們女子的心思原就極難揣度，切不可心內在意卻不講出來，哪一天突然決絕而去，丟下我一個人。」

蘇雪遙不想他內心竟有這樣的憂慮，她只覺他撫著的不是她的長髮，倒是她的愁思。

她輕輕拽著髮尾，將頭髮從他手裡拽了出來，輕輕地說：「夫君，妾身並未如此，夫君多慮了。」

謝衡月見她矢口否認，只覺心中煩惱，又貪戀地看著她重新挽著頭髮。

蘇雪遙圖便利，挽了一個鬆鬆的墮馬髻，望上去十分嬌豔。

他輕輕道：「王妃，讓過去的一起皆過去吧，即使是夢境中的也一樣。」

蘇雪遙卻沒法點點頭，夢境便是未來，它不是過去。

楓溪魚還跟剛才一樣美味，可他們倆卻皆有些食不知味。

他們草草收拾了一下，陽光已經西斜，將火紅的楓葉襯得如一大片燃燒的火焰。

他們一路從夕陽下的山景中穿過，此時秋風漸冷，謝衡月攬緊了她，卻始終不說話，蘇雪遙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蘇雪遙咬了咬唇，她雖然害怕說出一切被他當做怪物，可她更不想今生依然與他生了嫌隙，走到無法挽回的地步。

等她終於鼓起勇氣，想說出自己重生的一切，忽然見前方的山道上揚起了煙塵，一隊駿馬疾馳而來，遠遠望去，一杆黑色旗幟飄揚在秋風中，竟是袁騰義所掌的王府旗幟。

謝衡月勒住馬匹，蘇雪遙也心裡一驚，謝衡月卻擁緊了她，對她輕輕說——  
「王妃莫怕。」

蘇雪遙只覺心裡一熱，他們這是第一次鬧彆扭，沒想到居然沒有撐過三刻，今生的謝衡月待她更加溫柔了。

袁騰義到了近前，在馬上行禮，急切地說：「王爺，朔方郡的那一支叛軍，在峪口大敗趙王，趙王差一點被擒，如今生死未明。」趙王是大皇子的封號。

「什麼？」謝衡月大吃一驚。

蘇雪遙忽然回憶起一件事，當時這支叛軍確實厲害，還策反了京師東大營的守將，兩處兵力合作一處，將京師團團圍住。

前世她因誤了入宮給聖人請安的事，被皇后重罰禁足王府，她滿心想的是中秋皇宮燈會及大宴，她都沒法去了。

而王府裡守備森嚴，有吃有喝，她又出不去。在府中每日跟越芙蓉以及她的小姊妹吵得不可開交，絲毫不關心街上的動亂，她這些天被謝衡月纏著，竟將這件事忘了。

謝衡月臉色一變，「居然這麼快？」他抱著懷裡的嬌妻，默默想了想，道：「回山莊，讓所有人準備上山，退入汾陽書院。」

袁騰義和蘇雪遙皆大驚，卻見謝衡月從身上摸出一枚印章，對袁騰義道：「帶著這個印章上山去找書院山長，他會安排收容山莊眾人。」

蘇雪遙認識那方雞血石印章，那是她父親蘇皓的私印。

她立時明白了，她父親和她丈夫必然達成了她所不知道的協定，下意識地輕輕握緊了謝衡月拉著韁繩的手。

謝衡月知道乖巧的小嬌妻必然十分憂慮，他單手握著韁繩，用另一隻臂膀將她牢牢摟住。

蘇雪遙沒料到他會如此，低低地「啊」了一聲。

袁騰義卻急忙低下頭去，他方才聽到蘇雪遙那一聲，便覺心頭微微一跳。

他跟著謝衡月東奔西走圖謀大事，故而不敢成家以免殃及後人，可如今……他想著自己定是素太久了，這次事了，回了京師，必定要找個樓子裡的當紅姑娘，可不能這般在主母面前失了定力。

他自然知道謝衡月被王妃迷成什麼模樣，他若露出一點不該有的表現，什麼情分皆會一筆勾銷。

謝衡月當下當機立斷，撥轉馬頭對懷裡的小嬌妻道：「我們不回去了，走去書院。」

他當下便要拍馬疾馳。

蘇雪遙忙拉著他的胳膊，輕輕道：「夫君且慢，袁統領且慢。」

謝衡月猜測王妃是不想挪動，他便道：「王妃，甘泉山莊在山下，一馬平川，亦無塢堡守護，不安全。如今變亂將起，大家不能留在那裡了，萬事以娘子安全為重。」

蘇雪遙望著他，道：「山下稻穀已熟，今年大旱，流民遍野。若不將那萬頃良田收割，書院學子以何果腹，山莊眾人又如何供養？夫君說妾身不懂經濟，夫君自然懂得其中的輕重。」

謝衡月自知小嬌妻說的沒錯，他馬上要趕赴京師，只想在走之前將她安排得妥妥當當，當下就道：「娘子有理，是為夫疏忽了。」又令袁騰義去書院，「叫山長將他的三千學子皆借給我們收稻穀！吃了山莊這麼多年的供養，如今危急時刻，他也出點兒力吧！」

袁騰義心裡一驚，謝衡月憑著這印章便可調動書院人手，他的主子著實深不可測。袁騰義領命，帶著騎兵絕塵而去，謝衡月擁著他的小王妃，馬兒緩步向前。

夕陽西下，萬物金黃，眼前秋景，絢麗奪目，他們卻心情緊張，沒有上山之時的愜意。

不提謝衡月心中擔憂，蘇雪遙抬頭望著謝衡月弧度漂亮的下巴，她輕聲道：「今夜夫君還回京師嗎？」

謝衡月臉色凝重地道：「王妃，叛軍圍城，父皇發了天下勤王詔令，本王必得回去。」

蘇雪遙緊緊地抓著他的胳膊，待要多說什麼，卻又垂下頭來，她打心眼裡不想他冒險，然而就像他說的，他若不回，便徹底失了聖心，亦站不住道義。

謝衡月又輕輕道：「京城皇宮裡的，那可是我的父親啊。」

蘇雪遙聽他話裡皆是擔憂，她抬起頭來，伸手摸摸他的面頰道：「父皇乃天子，有真龍庇佑，不會有事的。」

謝衡月望著妻子眼中的關切之情，十分後悔剛才跟她置氣，他微微轉臉，吻上了她手指，低聲道：「承王妃吉言了。」

蘇雪遙沒有縮回手，他吻著她的手指，她則摸著他的唇，他的唇色極淡，但是微微有些水色，在金色夕陽下，襯著他整個人秀雅絕倫。

謝衡月沒料到她會如此溫柔，他心中一熱，待要張唇咬著她水蔥一樣的手指，卻看到了她眼裡的柔情，她頰上微紅，眼中卻極為清澈。

蘇雪遙的手指拂過他的唇、他的臉頰，又輕輕撫過他的眉峰，凡她手指所到之處，皆又冷又熱。

馬兒自在地向前緩緩而行，直到一陣秋風變得猛烈起來，吹得滿山樹木皆在搖晃，落葉紛紛而下，一片火紅和金黃相間的烏白樹葉打著旋兒吹了過來，擋住了蘇雪遙的目光。

蘇雪遙這才如夢方醒，意識到她剛才做了什麼，她忙垂下了頭來，耳垂皆紅了。她在心中懊悔，方才為什麼會做出那樣的事呢？定是想到京城變亂，而他們要分離，便一時忍不住才迷了心。

「王爺，不如帶妾身一起回去吧？皇上遇險，夫君憂心，妾身亦然。」

謝衡月沒想到，他嬌柔的妻為了他，居然有這般膽色。

他心中感動，卻不願她以身犯險，道：「汾陽書院高牆堅固，瞭望塔台一應守衛俱全，三千學子能文能武，一直易守難攻。前朝滅時，若非妳祖父蘇麟單騎勸降書院山長，高祖要攻破此書院，亦要大費周折。王妃，為夫的意思妳明白嗎？」蘇雪遙抬眼看他，微微咬著唇央求道：「夫君……」

她這般略帶委屈的模樣，嬌嫩無比風情無限，謝衡月望著她，只覺得她必然有妖術，無論她說什麼，他都想答應她，這該如何是好？

三天後。

謝衡月已經走了三天了，這三天裡，汾陽書院的學子下山，跟山莊新進的農人一起連夜奮戰，整整幹了三天才將萬頃稻穀皆收割整理完畢。

蘇雪遙站在書院高高的城堞上面，望著山間小路上蓋著雨布的運送稻穀的車輛。山莊的人基本都遷移完畢，現在正在運送稻穀。

汾陽書院山長陸莫繁袖手立在她旁邊，道：「今年大旱，到處糧食歉收，甘泉山莊依然是大豐收。山莊這塊地，真是風水寶地啊。」

蘇雪遙其實沒有聽到陸山長在說什麼，但還是禮貌地躬身道：「願聞其詳。」她極目望向遠方，在心中幻想著謝衡月會騎著馬，忽然出現在隊伍的盡頭。

陸莫繁五十多歲，中等身材，面容俊雅，頭髮漆黑，看上去就像三十多的人，他性子倒是極好，很平易近人。

綠綺、墨染皆在左右伺候，後面跟著武婢亦慕、亦苒，袁騰義則在不遠處的牆邊守候。

謝衡月走時便安排大家一刻不離地保護她，再三叮嚀，不可讓她一人落單。

陸莫繁見她戴著面紗，美目低垂，雖看不清面目，然身姿窈窕，定是個絕色佳人，她看上去既沉靜又溫婉，與傳言絕不相類。

陸莫繁也很好奇，蘇家的男子他皆見過，大兒子蘇遠麓古板拘泥，蘇少黎和蘇冀南則聰明有餘沉穩不足，本來他心中暗歎，蘇皓桃李滿天下，自家子弟中卻無人可接他的衣鉢，蘇家的傳承恐怕要斷了。

不料蘇皓這個惡名在外的女兒，這幾日安排山莊眾人入住，行事井井有條，進退合度，言談溫柔，望之不凡，竟有其父的做派。

想到謝衡月送來的那方蘇皓的印鑒，他心裡更加好奇，他跟蘇皓私交甚篤，然只談學問，不談朝堂，蘇皓此舉背後的深意，他需得仔細探求一番。

見蘇雪遙問起，他便接著說：「王妃，因山莊靠著汾水，除卻百年不遇的大旱，汾水不枯，兩邊的稻穀便可豐收，又兼背靠甘泉山脈，山脈隔絕冷氣，此處地勢低，氣候又溫暖，水氣豐沛，在江北可種植兩季作物的，只有此地了。」

說著陸莫繁也有點心疼，本來前朝在此地設書院是為了弘文揚法，然高祖一句話，書院便得把山莊割了出去。

他們蘇家歷代皆不善經營，山莊這塊地的產量越來越低，現在甘泉山莊的產量是

前朝豐年的一半都不到。

陸莫繁心裡著急，然而礙於高祖嚴令，他絲毫不敢插手，可鎮日看老友蘇皓變賣祖產，為書院填補空虛，他也十分唏噓。

蘇家爺們來汾陽書院進學的時候，他曾單為其延請算學、農學大儒，指望能教出個人才重振山莊，可惜竟是他一廂情願，他們既不感興趣又不想學，氣得他頭髮都要白了。

蘇雪遙眼中卻閃過喜悅的光，忙問：「這麼說，這甘泉山莊不是大有可為？請先生教我。」說著，她便盈盈拜了下去。

陸莫繁見狀心中大喜，連聲道：「怪不得蘇老弟將這山莊做世侄女的陪嫁，原來世侄女竟是個學農的人才，好好好！」他喜上眉梢，便要去執她的手，「世侄女想知道什麼，老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蘇雪遙不想這位大儒性情如此直率，一開心就連世侄女也叫出來了。

墨染一看這怎麼行，雖然山長是個老頭，可看上去是個美中年，怎麼好就把手同去？她忙擋在蘇雪遙面前，躬身道：「王妃，山長，請用茶。這茶剛剛好。」

陸莫繁何等聰明，立時就明白過來了，他哈哈一笑，接過茶品了一口，戲謔道：「好茶，亦是好婢，王妃，是老朽莽撞了。」

蘇雪遙垂下眼睛，好在面紗遮面，也無人看得出來她臉紅了，她輕輕道：「妾身愚魯，先生有教無類，妾身感激不盡。先生教誨，妾身洗耳恭聽。」

陸莫繁掌管書院三千學子，數百教習僕役，事務繁忙，當下他們便細細排了排時間，決定每日午飯後一個時辰，陸莫繁犧牲午睡時間來為蘇雪遙答疑解惑。

當下他就開始為蘇雪遙講解著農田諸事，說到高興處，還炫耀了一下自己的新發明，乃是一種省力的灌溉木構機械，他們還在造，等造出來，便在甘泉山莊先實驗一下。

墨染一直在聽他的話，聽陸莫繁說得高興，心中一動，忽然憶起一件事，她細察陸莫繁的容貌，一下反應過來了，震驚地問：「先生莫非就是我們江南農人塑像紀念的陸公？二十年前出現以畜力為稻穀插秧的陸公耨車，莫非就是先生所製？」

陸莫繁望著墨染，微微一笑，拈著他的烏亮長鬚道：「正是老朽。雕蟲小技，不足掛齒。」

墨染立刻跪了下來，虔誠地磕了個頭，「先生神人，陸公搖斗，活人無數，小婢有眼不識泰山，冒犯先生了。先生，一會兒小婢便奉雀舌與您。」

蘇雪遙一聽，看了看陸莫繁的茶杯，茶色發紅，雖然也是好茶，然而與自己的杯中雀舌相比卻是差了一些，她心中歎了一聲，望著墨染，不免又好氣又好笑，為何那般小氣，哪裡就缺了這一杯雀舌了？

陸莫繁是大家，天文地理，醫卜星象皆通，涉獵甚廣，農學是其最愛，被這小婢如此誇讚，正戳了他的癢處，不由得大笑道：「不想今日竟要憑這微末之技得一碗好茶了。」

蘇雪遙忙躬身拜下去，柔聲道：「多謝先生仁厚，恕這小婢無禮。先生革新農具，

造福一方百姓，此乃千秋大功，先生過謙了。」

陸莫繁忙將她扶了起來，只覺這嬌柔溫婉的女弟子收得好，比那些又臭又硬的腐儒弟子們強多了。

山下運送稻穀的車隊還在緩慢行駛，大半已經進入了書院，還剩一些，大約半刻鐘便能全部進來了。

此時他們在城堞上，卻見山下忽然竄起來黑煙，隨即甘泉山莊處現出了火光。陸山長心知不妙，忙命人傳令下去，丟棄剩下的稻穀，速速退入書院高牆內。待所有人慌亂地避入了書院後，厚重而高大的書院大門重重關閉，而地平線上已經出現了雜亂的旗幟。

陸莫繁面容肅穆，指揮著三千弟子，迅速地登上城牆，在射擊口前站好，一時間，書院城堞上刀槍出鞘，弓箭上弦，剛才的和平豐收圖，瞬間變成一幅戰亂烽煙起的模樣。

袁騰義所帶的王府衛隊也加入了守衛，他親自帶人過來，請蘇雪遙退到安全的地方。

陸莫繁也嚴肅地說：「王妃速退，此處若用攻城弩是可以射到的，為免王妃被流矢所傷，還是跟袁統領下去吧。」

蘇雪遙卻輕生道：「覆巢之下無完卵，妾身不會亂走，以免打擾軍士，求先生讓妾身留在此處吧。」

她的從人們皆變色說：「不可！」

陸莫繁卻微微一笑道：「好，這才是蘇皓的女兒，我的學生！」

那亂匪來到了城下，只見烏壓壓的一片，他們丟在城下的稻穀瞬間被吞沒了，稻田裡也皆是手持刀劍的士兵。

陸莫繁一看便覺不對，謝衡月說這是流匪，這分明是訓練有素的軍隊，哪裡是流匪！

他轉身往蘇雪遙藏身處看了一眼，卻見她的月白裙裾隨著秋風微微飄動只露出一角，但已經想讓人窺其全貌。

那亂兵終於到了近前，為首的是一個黑衣黑馬黑色盔甲的人，他的臉藏在頭盔中，朝書院厚厚圍牆上站著的大家喊話，「汾陽書院的人聽著，我們此來是要一個人，以及甘泉山莊今年的收成，把這些交出來，我們立刻退兵！」

蘇雪遙聽得清楚，心中一緊，有了不祥的預感。

陸莫繁眉毛都沒有動一下，他高聲喊道：「甘泉山莊的糧食要供養學宮弟子，城樓下的那些你們收了就退去吧，至於要人，自有朝廷法度管轄，你們兵臨城下就想讓學宮出賣學生，汾陽書院有何面目見天下人？」

那黑衣人冷笑道：「陸山長說得好聽，還不是巧言令色，想讓書院弟子為那勳貴填命？我們不是要書院弟子，而是要你們庇護的晉王妃，把這女人交出來吧！晉王已經死在了京城，現下晉王妃的父親宰輔蘇皓，不見女兒不投降，為免生靈塗炭，陸山長請速速交出人來！」

一時間，城堞上的學子們皆有些騷動，他們不畏懼死亡和戰鬥，但若是為了朝廷

傾軋而當炮灰……他們個個都心懷抱負，想為天下人謀天下事，可不想為一個不認識的女人丟命。

王府中人聽到那黑甲人的話很是震驚，綠綺更是差一點喊出聲。

墨染急忙道：「王妃，莫信那賊子胡言，王爺定然安好，他們是要拿了王妃去要脅王爺！」

蘇雪遙雖知那黑衣人所言未必是事實，然而她聽到謝衡月的死訊，依然忍不住淚水滾滾而下，她低聲道：「我不信今生我們竟又無緣……」

卻見城下敵人的隊伍亂了起來，隆隆一聲過後，火光四射，在黑煙滾滾中，一杆大旗從山下緩緩而來，迎風招展，紅色旗幟上一個大大的黑色「晉」字，十分醒目。

淚眼模糊中，蘇雪遙好像看到了她的丈夫正在馬上對她微笑。

蘇雪遙輕輕道：「夫君！」她擦乾了眼淚，萬軍中，她似乎感受到了他灼熱的目光，聽到了他的低語——

「王妃，我來了！」

墨染激動起來了，她看著那面旗幟，激動地喊道：「王妃、王妃，那是王爺的王旗！王爺必然在那裡！」

蘇雪遙一邊流淚，一邊點頭，面紗皆被她的淚水沾濕了，一時心情激動竟說不出話來。

## 第二十二章 蘇雪遙的決定

城堞下的黑甲人看著後面迎風招展的晉王旗幟，他在馬上略一猶豫。

此時，一個渾身是血的傳令兵丟盔棄甲，從士兵人群中鑽了出來，一頭撲在他面前，「山下皆是兵馬，晉王……晉王來了！」

黑甲人低喝道：「不可能，他哪裡來的人馬？」除非他跟自己一樣，一直積蓄實力，準備逼宮？

黑甲人惡狠狠地道：「調一隊人馬去攔住晉王！大隊人馬進攻，給我先攻破學宮！攻進去了，學宮裡有糧食有水，我們守住學宮，居高臨下，再來收拾晉王！」

一聲令下，當下流匪的箭如飛蝗，朝學宮高大的院牆上射去。

亦苒、亦慕兩個低聲喊道：「王妃速退！」便左右兩邊一夾，運起輕功，架著蘇雪遙一起飛了起來，瞬間便到了樓底。

她們剛一離開城堞，方才所待的地方便已經插滿了極粗大的攻城箭枝，箭枝深入青磚，威力驚人，看上去十分可怖。

只聽下面亂兵一邊攻城，一邊派人大聲鼓噪道：「交出晉王妃、交出晉王妃！」

眼看箭矢凶猛，書院學子雖然平時也操演過，可哪裡見過這樣的陣仗，一時皆有些畏首畏尾，人心浮動。

陸莫繁站在高高的箭樓上面，他知道未經戰火考驗的新兵都會膽怯，書院學子亦然。

袁騰義站在他的旁邊，既監視又保護著他，也是皺著眉頭，本來學宮高牆堅實，抵擋住進攻沒問題，但他們士氣不足，已經有亂兵架起了雲梯正在攀爬，雖然目

下被王府衛兵一陣輪射，像下餃子一樣掉下去，眼下情勢仍舊十分危險。

山腳下，王爺那一杆晉王旗在緩緩搖晃著，推進十分緩慢，此時竟是比誰更頑強、更凌厲，也不知道是學宮先破，還是晉王援兵先至？

蘇雪遙見那箭枝如雨，喊聲震天，她渾身一顫，輕聲道：「罪過，今日這般慘狀皆是我的罪過。」

綠綺嚇得發抖，但還是說：「小姐，與您何干？惡人作惡，無辜的人怎麼能攬上責任？」

墨染知道蘇雪遙心軟見不得這些，看著她目光散亂、搖搖欲墜的模樣，急忙道：「王妃，那皆是鬼話！他們分明是衝著學宮來的，要交出您，只是他們的藉口而已！」

蘇雪遙一震，還未說話，卻聽得箭樓上響起了袁騰義的聲音，聲音渾厚，顯然用上了內力，傳遍了城堞。

「書院山長陸莫繁有令，學宮三千弟子聽好了，你們皆懷著鴻鵠之志進入書院，如今危機時刻，不思殺敵，只想以一弱質女子換取自己安全，怯懦無德怎堪大任？今日學宮之戰便是你們建功立業的第一步！聽我號令，放箭！」

蘇雪遙沒想到陸莫繁會說出這樣的話，令她想起前世自己在普善寺所認識的幾位書院學子，他們熱情開朗勇敢，有他們在，連普善寺的囚室都不再冰冷。

陸莫繁的話由袁騰義用內力傳達出來，響徹城頭，書院學子們聞之，頓時士氣大漲，學宮要被攻破陷落之勢立時穩住了，然而此時的廝殺也更加激烈了。

蘇雪遙前世時，在最終之戰中也曾見到這樣可怕的場景。

她微微抖著，望著遠方書寫著晉王的那杆不斷搖動的旗幟，知道晉王的兵馬一時突破不了敵人的防線的。

城堞上的秋風吹得她衣袖飄揚，她抬頭望望晴朗的碧空，被黑煙籠罩，她心中有了決斷。

蘇雪遙轉身對亦慕道：「王爺走時候，吩咐了妳們什麼話？」

亦慕和亦苒雖保護她幾天了，卻是十分沉默，跟她說過的話不超過十句，此時兩人聽她詢問，一起躬身道：「王爺吩咐我們，萬事皆聽王妃差遣。」

墨染焦急地望著遠處的晉王旗幟，就聽身後的蘇雪遙道：「如此便好，妳也學袁統領那般幫我傳話吧。」

墨染猛然回頭道：「王妃，您要做什麼？王爺說了，要是王妃有閃失，我們便不要再回王府了。」

亦慕、亦苒兩個功夫雖高，為人卻不知變通，既得了王爺的命令，說要聽蘇雪遙的，便只記得這一句。

於是蘇雪遙說一句，她們跟著說一句，她二人內力雖不及袁騰義，但是二人合力，足夠聲傳三里。

眾人正在廝殺中，忽聽得城堞上傳來了冷冷的女音，「晉王妃傳令！城下的人聽著，你們立刻停止攻城，後退一里，晉王妃自會出城，不要再多殺傷人命！」

袁騰義和陸莫繁在箭樓上正在指揮廝殺，觀察敵陣，聞言皆大驚。



袁騰義的頭都要炸了，他們的王妃看上去十分溫柔，不似傳言中那般，然而這行  
事……一旦任性膽大起來，倒是跟傳言中一模一樣。

袁騰義不及跟陸莫繁多說便縱身躍下，運起輕功，朝王妃所在的城堞奔去。  
交戰中的雙方聽到了從城堞上傳來的冰冷女音，一時都有點摸不著頭腦，廝殺也  
變得不那麼激烈了。

黑甲人看了看遠處的晉王旗幟，心中估算了一下，他冷笑了兩聲，高聲道：「好！  
晉王妃以大局為重，我等也不是不講道理之人！全體後退一里，等晉王妃一刻，  
一刻之後，晉王妃若食言，學宮破後，屠盡男女，雞犬不留！」

他的話音十分冷酷，學宮眾人皆聽得有點膽寒。

只見下面的亂兵們已經開始緩緩退卻，而晉王爺那邊，因亂兵們從學宮這邊得了  
增援，他們的前進之勢更加緩慢了，一時被阻擋在遠處了。

城堞上的學宮眾人皆利用這短短間隙，開始清理牆面的箭矢，為受傷的傷患包紮。  
袁騰義已來到蘇雪遙近前，這是他第一次直視著蘇雪遙，依然不免心中一顫。蘇  
雪遙雖然輕紗遮面，但那綽約的體態，依然顯出她是位傾國佳人。

袁騰義耐著性子低頭行禮道：「王妃萬萬不可！」

蘇雪遙看著大家，輕輕問：「王爺臨行之時，是否說過讓你們遇事要皆聽我的話？」  
眾人一時語塞，綠綺忍不住低聲喊了起來：「小姐，那亂兵何等可怕，小姐，您  
是個弱女子，落在他們手裡哪有好的。萬萬不能去送死，小姐！」她忍不住哭了  
起來。

陸莫繁終於氣喘吁吁地從箭樓上下來，他俯身扶著膝蓋，喘著氣道：「世侄女不  
可！那流匪頭目只是尋了個藉口，妳切不可因心中不忍便上了他的當。」

蘇雪遙垂目柔聲道：「山長開門吧，如今我夫君便在山下，那黑甲人不會傷我性  
命，他們無非想要用我要脅王爺。」

陸莫繁和袁騰義皆道：「王妃既然明白，怎麼還要去？」

蘇雪遙望著城堞上染著血的人們，她柔聲道：「山長，若妾身今日不來，他們也  
不會想到攻打學宮，這是妾身的因果，自然由妾身來了結，山長高義，蘇雪遙銘  
感五內，然妾身卻不能安心見人為我犧牲。」

在黑甲人等得不耐煩，要下令攻城的時候，學宮大門緩緩開了一條縫，出現一人  
一馬，馬上坐著一位蒙面的佳人，她頭上釵環皆無，以髮簪挽起一個簡單的髮髻。  
秋風拂過，她月白的裙裾飛揚，望去輕盈而美麗。

她出現在硝煙滾滾的戰場上，似乎將空氣中的血腥和殘忍皆消弭於無形。

城堞上王府的所有人手中皆拉滿了弓，扣著重箭，做好了一切準備。

蘇雪遙騎著馬，從容地緩緩朝黑甲人的方向走去，她握緊了袖子裡一把鋒利的短  
劍，這是她向亦慕討來的。

黑甲人頭盔下的眼神變得異常灼熱，他只覺此時的蘇雪遙與他認識的完全不同，  
他心裡不由得憤恨地想著，沒想到自己竟被一個小女子耍了，原來她一直偽裝著  
自己。

他的聲音悶悶的響起，「王妃識時務！」他命令他的士兵們讓開一條路，讓蘇雪

遙走上前來。

卻見學宮大門又開了，亦慕、亦苒和袁騰義皆騎馬緩緩走了出來。

袁騰義高聲喊道：「我們是王妃的隨從，要追隨王妃！」

蘇雪遙沒想到他們竟然也跟了出來，幾人眨眼便拍馬趕到了她跟前。

她焦急地低聲道：「他不敢隨意傷害我，可是你們的安全就不一定能保證了，你們速速回去吧。」

三人在馬上躬身行禮道：「王妃在哪裡，我們在哪裡。」竟是下定了決心。

那黑甲人心中一喜，袁騰義是謝衡月得用的幹將，若能一舉成擒，也是斷了他的臂膀，他喊道：「王妃莫非是後悔了？那我便要萬箭齊發了，不要磨蹭，快點過來！」

蘇雪遙知道她只能前進，不能後退，她再次握緊了袖中的匕首，緩緩催動馬匹朝黑甲人而去。

他們穿過虎視眈眈的亂兵，逐漸靠近了黑甲人。

黑甲人手一揮，他的近衛將袁騰義三人攔在了後面，不讓他們繼續靠近。

黑甲人沙啞著嗓子道：「過來！」他望著馬上的絕世佳人，心裡湧起一陣灼熱的快意，腦海中已經閃過種種令謝衡月蒙羞的主意。

朗朗的秋陽照著她，她顯得那麼溫柔纖弱，似乎風大一點兒便會將她吹下馬來。

黑甲人催動馬匹上前去迎接她，與她馬頭交錯之際，他忽然伸出手，將蘇雪遙一把攔腰抱住，抱上了自己的馬鞍。

他的士兵們一時皆哄笑起來，而蘇雪遙心裡卻十分平靜。

那黑甲人美人在懷，心一熱，便立刻便伸手來扯她的面紗，而蘇雪遙望著他的眼睛輕輕道：「謝清商，你為什麼戴著面具偽裝亂兵？」

黑甲人大吃一驚，去扯她面紗的手定在了那兒。

蘇雪遙在城堞上的時候就認出他了，這一套盔甲是謝清商最愛的盔甲，五年後他黑甲殺神的名聲將傳遍宇內，不想原來他今日便穿著它四處作惡了。

這時，周圍士兵發一聲喊，混亂間，人影閃動，半空中飛過一個人，帶著一道極細的劍光，夾著迅疾的風聲，朝謝清商的頭盔直劈了過來，只聽一聲大喊——

「你的對手是我！」

竟是謝衡月殺到，那劍光灼灼，正是落梅劍法的刺殺絕招，一招定勝負的幽香暗影。

眾人皆大驚，蘇雪遙更是心尖一顫，緊扣著短劍的手中滿是汗水，竟來不及攻擊謝清商。

只見空中謝衡月威風凜凜，細劍如一道閃電，謝清商躲避不及，一把將蘇雪遙拉過來擋在身前。

蘇雪遙見那劍光閃閃，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沒想到噩夢會變成現實，夫君，此時我卻不想死。

謝衡月早就料到謝清商會如此，他劍尖一挑，細劍穿過蘇雪遙的腋下，直刺入了身後謝清商的黑色盔甲上。

謝清商啊的一聲，他的盔甲那般堅硬，竟依然被謝衡月的細劍穿透，一陣劇痛襲來，他不禁鬆開了抓著蘇雪遙的手。

而謝衡月此時也躍到了馬前，俯身單手抓住蘇雪遙的胳膊，單腿飛出，正好重重踹在謝清商的頭盔上，謝清商被這一腳直接踹飛到了半空之中，而謝衡月已經一提氣躍上了馬背，將妻子抱在懷中，他便這樣硬生生地把她從謝清商手裡搶了過來。

謝清商重重摔在地上，他的頭盔在空中已經碎了，他伏在地上，渾身劇痛，口鼻皆是血，卻不敢抬頭。

他的侍衛們已經將他圍了起來，謝清商低吼道：「沒用的東西，給我追，格殺勿論，一定要在這裡結果了謝衡月！」

蘇雪遙緊緊抱著她的丈夫，只見謝衡月眼神堅毅，他臉上的汗水順著額角流下來，臉上不再光潔，被硝煙熏得有點黑。

謝衡月回頭甩出了一把暗器，也不管能不能打中，便狠命一夾馬肚子，催動馬兒奔跑，同時朝袁騰義三人所在的地方喊道：「突圍！」

謝衡月方才殺進來的時候憑的是他的劍招凌厲、出其不意，而救人耽擱了一瞬，現在已經陷入重圍。

身下是謝清商的寶馬，十分神駿，他一提馬韁，馬兒四蹄凌空便跳了起來，飛過了一段亂兵倉促搭起來的路障，卻又陷入密密麻麻的兵士的包圍中。

謝衡月對懷中的嬌妻急促地說一聲，「抓緊了，不要抬頭，不要看。」

蘇雪遙忙埋頭在他懷裡，卻聽一陣氣浪，謝衡月從懷裡掏出了霹靂彈，朝前方的敵人扔過去，他一口氣又衝出了十幾丈。

敵人們幾乎全朝他們而來，袁騰義三人皆壓力大減，從敵軍手裡搶到了馬匹，他們本應該遁逃，卻一意想和謝衡月會合，可惜他們始終衝不破敵軍的包圍圈。

謝衡月心裡一沉，他從山下突破上來的時候，覺得對手不過爾爾，然而到了此時才發現，圍繞著謝清商大帳的皆是精兵。

他的細劍無比鋒利，然而也有漸漸揮不動的感覺，他想莫非今日要死在這裡，可一想到懷中抱著他的軟軟小嬌妻，真氣在體內瘋狂運轉，無論如何他要衝出去。學宮的眾人見此變故皆大驚，展宇立刻點齊了王府所有的侍衛，讓陸莫繁打開大門，他們要去接應。

山下，謝衡月的晉王旗幟終於動了起來，謝清商調動精兵圍攻謝衡月，終於露出了破綻，晉王大軍立刻撕開了口子。

陸莫繁在箭樓上眼見晉王的王旗晃動，最多三刻便要來到學宮之下，可是看那密密麻麻的刀劍叢林將謝衡月圍在中間，他們絕撐不了三刻。

學宮大門打開，展宇的王府騎兵列隊，待要迎戰，忽然一騎飛快地從旁邊衝了出去。

展宇吃了一驚，正是他們前日擒住刺殺靜慈師太的殺手。

因為他傷得很重，他們將他帶回去本是想審訊，可靜慈師太為他醫治，他們一時也沒有進行拷問，現在看他那靈活的身手，他的傷大概早好了，不過一直在迷惑

他們。

展宇看那前方戰場，喊殺聲震天，他心裡只有救王爺這一個念頭，也無暇再去管那黑衣殺手脫逃的事情，他朝王府衛隊大喝道：「出發！」王府鐵騎催馬魚貫而出。

那邊謝衡月身陷重圍，正在奮力搏殺。

蘇雪遙在他懷裡，緊緊抱著他，只覺謝衡月的汗已經浸透了衣衫，他全身的肌肉皆繃得緊緊的，宛若堅石。

蘇雪遙認出謝清商的時候，心裡就升起了死志。

她原諒了所有人，唯有謝清商不能原諒，謝清商也是如此，他駕崩之時都沒忘記要殺死在普善寺裡的她。

但此時見到謝衡月可能會因為救自己而死，她不由得痛悔起來，她修佛無成，無法放下仇怨，卻要害了她最心愛的人。

她絕望地抱緊了他，在心裡默念經文，求佛祖保佑謝衡月，該死的是她，不是她的丈夫。

謝衡月已接近力竭，敵人卻越砍越多，他累得眼前皆有點重影了。

好不容易逼退了一波敵人，謝衡月喘息著低聲對蘇雪遙道：「娘子，若我有不測，敵人不會殺妳，妳要好好活下去，不要記仇，我這都是命，成王敗寇與人無尤。」

蘇雪遙一聽，只覺得心肝俱裂，她重活一世，不是要看這悲劇再來一次的。

她忍不住抬起頭，她緊緊摟著謝衡月的腰，眼淚都流不出來了，淒然道：「夫君，沒有你，我一刻都活不下去。夫君，妾身已屬夫君，生則同衾死則同穴，夫君不要將妾身拋卻。」

謝衡月沒想到會在此刻聽到她這樣的誓言，他在山下聽到蘇雪遙要自請出降的時候，他差一點兒被氣炸了肺，可到了此刻，他心中再無猜疑。

原來他的小嬌妻願意與他同生共死。

即使在這種絕境，他還是微笑起來，他輕輕吻了吻蘇雪遙的髮，說：「娘子，妳這般，我一時竟捨不得死了，怎麼辦？」

他說著，也下定了最後的決心，手指悄悄拈起金針，打算用金針刺穴大法，在短時間內迅速提高實力，可之後，他面臨的卻可能是比死亡更可怕的境地——武功盡失，瘋癲癡傻。

他本來寧死也不願如此，然而她的話讓他明白他竟不能死。

看周圍的士兵又要撲了上來，他正要下針，忽然左面一騎黑馬劈開了人群殺到了近前。

馬上那人手持烏劍，三尺之內，無人能近，正是斷劍谷的頭號殺手厲蕪塵。

厲蕪塵的烏劍劍光映著太陽，發著冷冷的烏光，夾帶著勁風朝謝衡月劈了過來。謝衡月忙揮劍抵擋，然而他只覺自己手腳酸軟，心裡一陣絕望，這劍……他擋不住！

正這麼想著，卻見厲蕪塵的劍光閃過，謝衡月身後有人痛呼一聲，這一劍竟是為了救謝衡月。

厲蕪塵經歷了艱苦的廝殺才殺出一條血路，衝進了這包圍圈，他望著蘇雪遙低聲道：「跟我來！」說罷，他調轉馬頭，重新殺了出去。

剛才他在亂兵中砍殺出的血路還未合攏，謝衡月見狀，立刻抱緊蘇雪遙跟著殺了出去。

他們兩人皆是高手，這下兵合一處，猶如如虎添翼，一時間硬生生地將包圍圈沖出缺口，眼看便要殺出來了。

那邊謝清商已經在侍衛親兵的包圍之下裹好了傷，他的頭盔碎了，便戴上了斗笠遮掩面容，眼看包圍圈鬆動，要讓謝衡月逃出去了，他惡向膽邊生，「放箭！一定不能讓他活著離開！」

剛才他不放話，他的心腹皆知他欲得蘇雪遙，是以不敢放箭，怕誤傷蘇雪遙，現在他鬆口，他的侍衛長便下令，「放箭！」

而此時烏劍、細劍兩把名劍寒光閃閃，似乎能劈開山河，迎頭終於跟展宇等人相遇。

展宇接到謝衡月之時，還沒來得及放心，便見敵方變陣，他立刻知道不對，忙下令道：「盾牌手！」

王府侍衛立刻舉起盾牌結成戰陣，只聽箭枝射在盾牌上，猶如驟雨，這一波飛箭被擋住了。

謝清商咬牙道：「上攻城弩，我不信你還能擋住！」

然而三刻已到，山下晉王大旗招展，大隊人馬已經衝了上來，硝煙陣陣，他們竟然有紅衣大炮。

謝清商見自己的戰陣被衝擊得一塌糊塗，一時氣急攻心，一口鮮血噴了出來。他的侍衛長忙扶著他，卻被他一把推開。

「廢物，皆是廢物！」他紅了眼睛，不見平時的儒雅英俊，此時望去宛若惡鬼。他的侍衛長心一驚，低頭勸道：「王爺，我們還有安排，不可在此處戀戰。」

其實他們這一支本來該去參與圍攻皇城的，魯王卻非要先出城將蘇雪遙帶回來，他的侍衛長在心中歎氣，英雄難過美人關，絕色佳人就是要禍國殃民的。

謝清商被他一勸，清醒過來了，他克制著自己，恢復成他平日裡儒雅大方的模樣，道：「我想左了，我們先去皇城。」

然而他心裡卻咬牙切齒地想，待我登基為皇，要讓你死無葬身之地！

### 第二十三章 以身誘敵的懲罰

那邊展宇接到了謝衡月、蘇雪遙和厲蕪塵三人，將他們團團圍在中央，保護且迅疾地向學宮退去。

與此同時，晉王大軍在王府長史羅振康的帶領之下，如同黑色潮水，捲過收割過後的稻田，將亂兵掃蕩。

他們回到學宮，謝衡月眼睛一閉，直接從馬上摔了下來，蘇雪遙被他一帶，也跌了下來，半空之中卻落入一人懷抱。

原來是厲蕪塵見她掉下來，出手救她，而她忙回身看，謝衡月也被袁騰義接在懷中。

袁騰義把上了謝衡月的脈，道：「王妃莫要擔心，王爺只是脫力。」

他們見那殺手抱著王妃，心裡皆十分震怒，然而剛才卻是此人救了王爺，是以大家只怒目而未開口。

蘇雪遙毫無知覺，她推開厲蕪塵，顫抖著撫上了謝衡月的臉頰，淚終於流了下來，輕聲道：「你怎麼如此傻……」

王府眾人忙著將他們兩人皆抬進書院為蘇雪遙準備的院裡。

這個院子是招待貴客的，兩進小院十分清雅，而此時院裡人仰馬翻，雖有靜慈師太這位醫中聖手為謝衡月診療，但蘇雪遙依然不放心，衣不解帶地陪在他身邊。羅振康與袁騰義站在院子外面，羅振康眉頭微皺，問袁騰義，「你跟著王爺，你如何看待王妃？今日之事……」

袁騰義心中一顫，低聲道：「王爺為王妃涉險，那是丈夫在保護妻子，羅長史若成家，自然就明白了。」

羅振康十分驚訝，他拈著他的三絡鬍子，眼裡閃過精明的光，「袁統領你要成家了？居然說出如此溫柔話語，不知道是哪家姑娘，也不曾聽你提起。」

袁騰義暗罵羅振康奸猾，不由得出了點冷汗，打了個哈哈，「羅長史真會取笑人。」

羅振康見他不願意說，微微一笑，出口的話卻很冰冷，「我們都是提著腦袋跟著王爺，不成功則成仁。你我為何不敢娶妻？不過怕今日的情狀，若被人拿妻兒威脅，我自然捨得下他們。」

袁騰義心中一冷，呵呵一笑，「羅長史一個單身漢，就不要先想著妻兒如何了。」

他抬頭看正在整飭學子們的陸莫繁，又歎道：「汾陽書院，天下三大學宮之首，經此一戰，已歸心我晉王府，大事可圖！」

羅振康知道袁騰義在敲打他，不要覺得王妃無用，還害王爺為她冒險，若無王妃，便沒有蘇皓的人脈，沒有甘泉山莊，更不會有汾陽書院。

羅振康笑了，捋著長鬚道：「袁統領說的有道理，此次雖然凶險，倒是收穫良多。」此時內院一陣嘈雜，墨染跑了出來，十分驚慌。

羅振康手疾眼快地一把拽住她，「怎麼了？」

墨染扯自己的袖子，瞪著羅振康道：「放手，不然拽你鬍子了。」

袁騰義見內院裡一陣亂，不由得有點緊張，「可是王爺的情勢不好？帶我進去，讓我給王爺以內力療傷。」

墨染這才看見他，急忙抓住了他，「袁統領在此就好，王爺和王妃皆不見了！我出門給王爺熬安神湯，裡面幾個丫頭婆子皆在，可誰也沒看到，人就憑空消失了！」

袁騰義大吃一驚，就聽裡面一個婆子大哭起來，「小姐啊，小姐命苦，自打嫁進來就沒過過一天好日子。小姐啊，我們回宰輔府吧！小姐您在哪兒啊！」

墨染一聽，裡面哭的正是王妃的奶娘馮嬾嬾。

袁騰義飛躍而起，上了院牆，沿著院牆細細地查看了一遍，果然在東面瓦片上發現了一個極細的痕跡，一塊瓦片上的青苔被蹭了些許。

他看了看內院亂成一團的丫鬢婆子，對墨染喊了一聲，「王爺應該是自己走的！」

此時，謝衡月緊緊拉著蘇雪遙站在書院最高處，不遠處便是極為陡峻的懸崖，此處亦是甘泉山的最高處。旁邊有一藏書閣，閣分三層，依著懸崖而建，簷牙高啄，十分壯觀。

蘇雪遙望著謝衡月，他洗乾淨了臉上的塵沙，臉色卻十分蒼白。

她不知道為什麼她夫君剛睜眼便將人皆打發出去，然後將她一把橫抱而起，從房頂一路飛簷走壁，來到了此處。

她輕聲道：「夫君今日勞累，不若我們回去休息吧……」

謝衡月這一路抱著她，始終規規矩矩，與往日毫不相同，倒跟前世十分相似。

蘇雪遙心裡雖然忐忑，然而望著他嚴肅的模樣又覺得十分懷念，她經常恍惚，那個待她百般熱情的謝衡月，好像並不是她前世的夫君。

謝衡月早察覺到妻子目不轉睛地盯著自己看了一路，若是往常，他定然將所有事皆忘了，只想與她溫存。

可是今日不同，他一言不發地帶著她來到懸崖邊，一座高大的秋千架旁，他肅容道：「王妃可知道這裡亦是甘泉八景之一嗎？」

秋風颯颯，已近黃昏，從這高峰望去，只見山間雲霧繚繞，夕陽西下，將那山間雲海皆染紅了，瑰麗無比。

蘇雪遙本無心欣賞美景，然眼前雲蒸霞蔚，松濤陣陣，她也不自覺被吸引了。

忽然間，身子一輕，謝衡月竟抱著她朝懸崖飛掠而去，她下意識抱緊了他，他卻不是要跳崖，而是抱著她站在了秋千架頂端。

秋千架頂端十分狹窄，半隻腳都放不下，然而從此處望去，更覺遠山茫茫，夕陽火紅，雲海翻騰，竟似天上宮闕。

蘇雪遙雖心驚膽戰的，還是忍不住歎息了一聲，「如斯美景。」

忽然間，謝衡月又抱著她騰身而下，蘇雪遙還沒有反應過來，便被他放在竹製的秋千座上，他注視著她，「抓緊秋千繩索。」

蘇雪遙不懂他要做什麼，可看他這般嚴肅，她便乖乖照做。

謝衡月見她臉頰被夕陽照得既柔和又美麗，一時忍不住低頭在她臉上輕輕一吻。

蘇雪遙雖然羞澀，依然抬眼望著他，那般乖順可愛。

謝衡月心中一顫，卻忽然一掌輕推，將這高大的秋千蕩了起來。

這一舉動讓蘇雪遙的心都要跳出來了，就見秋千高高蕩起的時候，她整個身子皆飛出了懸崖之外，而下面就是萬丈翻滾著的雲海。

雲海金黃又透著紅，諸多顏色混在一起，霞光萬丈，她卻緊張得不敢睜眼睛。

這時謝衡月在她耳邊道：「王妃今日單騎出城，膽色過人，男兒不及，本王佩服。」

蘇雪遙早知她今日所為謝衡月心中定會不悅，沒想到他會在這裡等著她，偏偏她只能緊緊抓著秋千，閉上了眼睛，說不出話來。

秋千從懸崖邊蕩了回來，蘇雪遙睜眼正要求他，謝衡月卻不給她這個機會，他又輕輕一推，秋千重新飛了出去。

蘇雪遙的衣裙在懸崖邊上的風中飛了起來，好像一隻翩翩飛舞的蝴蝶，美麗得讓謝衡月皆有點愣神。

可他卻眼眸一沉，接著說：「王妃不想見學子為妳傷亡，不想見生靈塗炭，那王妃想過我嗎？王妃仁厚，愛世人，我卻只想要王妃愛我一人。」

蘇雪遙雖然害怕，此時卻不得不開口，她閉著眼睛輕聲道：「夫君，妾身亦掛念王爺……」

「掛念嗎？我臨行之時，如何說的？我一再叮囑妳要注意安全，一切小心。結果妳卻做這麼危險的事情，若我沒有及時趕到，妳落入……那賊子手中，我們該當如何？」

蘇雪遙猛地睜開眼睛，秋千回到了崖內，她輕聲道：「不會落入他手，我……」

「妳在袖中藏了短刀！」謝衡月一把拽住秋千，將她從秋千上拉了起來。他捏著她的下巴，讓她抬頭看自己，望著她的眼睛，他的眼神充滿痛楚，低歎道：「王妃，妳明明看到我王旗已近，妳卻等不及。妳說妳願意跟我生同衾死同穴，可妳卻更恨他，恨謝清商。」

謝衡月一直在迴避這個名字，不願意在她面前提起，可是她今日所為，卻逼得他走投無路，他說出這個名字的時候，恨不得將謝清商立時碾碎。

看著蘇雪遙渾身一顫，面色蒼白，她張張唇，卻什麼都沒有說出來。

她不知道該如何說，告訴他謝清商如何毀了她的一切，即使她在佛前誦經四十年，都放不下這份仇恨？

謝衡月拽著她跳上了秋千，足一蹬，秋千高高地蕩了起來，蘇雪遙一邊抓著秋千索，一邊緊緊拉著他，只覺足底生了雲霧，晚霞道道映花了她的眼睛。

謝衡月右臂一伸，將她摟了過來，緊緊抱在胸前，蘇雪遙雙腳已是懸空，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她嚇壞了，只能緊緊抱著謝衡月。

謝衡月低聲道：「抬頭，睜眼。」

蘇雪遙只覺懸崖上狂亂的山風要捲起雲海將她吞沒，她緊緊抱著謝衡月，堅決不抬頭。

謝衡月歎道：「王妃若不抬頭，我便鬆手了。」

蘇雪遙聞言大驚，急忙抬頭看他，卻被他重重吻上了唇。

他一邊近乎貪戀地吻著她，一邊道：「王妃，妳忘了謝清商吧，不要再做任何危險的事情。妳恨他，我更恨他！我會殺了他，妳從此就忘了他吧！」

謝衡月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敢提起，今日他得了她同生共死的諾言，他心中終於有了底氣，敢在她面前說出這句話了，那是他在新婚之夜就想說的話——

「妳如今是我的妻，陪妳白頭偕老的是我，生兒育女的也是我。妳忘了他吧，不要再想著那些危險的事情了，好嗎？那些都交給我，交給妳的夫君。」

蘇雪遙只覺雲海翻滾，將她也籠罩其中，不辨南北，她什麼都不能思考，心魂皆被這個別後狂亂的吻所吸引。

她也開始熱烈珍惜地回應著她的丈夫，說：「妾身會放下一切，只想著夫君一人……」



謝衡月終於得到他想要的回答，不由得心花怒放，他一鬆手，便抱著她從秋千上跳了下來，在空中，他雙手摟緊了懷裡的嬌妻，更加用力地吻著她。

蘇雪遙的驚叫皆被他熱情的吻吞沒了，他不容拒絕地掃過她的唇舌，吸取她唇間的津液，她什麼都不能想，耳畔只能聽到風聲。

彷彿在無限沉淪，直接從天上墜落。

她同樣緊緊地擁著謝衡月，上窮碧落下黃泉，她今生總算與他一起了，他們緊緊相擁，彷彿兩人再無間隙。

蘇雪遙只覺人在半空中飄飄悠悠，似乎已離開此世。

她緊緊攀著她的丈夫，被他吻得物我兩忘。

她緊緊抱著他，好像萬物化為虛無，這世間只有一個他。謝衡月一邊輾轉吻著她，一邊看著他懷中的小人兒。

他終於明白了，小嬌妻並不是性情大變，她還是那個驕傲的姑娘，自己能得她溫柔以待，只是因為她不再視自己為仇寇，而是真心實意地將他當做她的夫君，若能得她依託終生，可說此生無憾，然而此刻他的身心皆在吶喊著不滿足，遠遠不夠，要再多一點。

他的吻變得更加激烈起來，蘇雪遙只覺他抱得越來越緊，好像要將她壓碎在他的身體裡一樣，她幾乎要昏厥過去了。

蘇雪遙只得喘息著輕聲討饒，「夫君，妾身不成了……」

謝衡月這才意識到自己又差點失控了。

剛才他抱著她從秋千上一躍，便躍上旁邊藏書閣的閣頂，如今霞光越來越紅，照著懷中人的臉，絕色佳人，難以描畫。

他輕輕喚她，「娘子，睜眼吧。」

蘇雪遙長長的睫毛微動，終於睜開了眼睛，她看清楚眼前時又不免嚇了一跳。

謝衡月將她抱起來，小心翼翼地放在屋瓦上。

蘇雪遙不由得伸出手去握緊他的手，謝衡月對她輕輕一笑，經過今日激戰，又如此大喜大悲之後，他的清心訣似乎又要突破了一層了，以這樣的速度來看，他也許會成為百年來的武學天才，成功地把清心訣修到第九重。

其實謝衡月有很多話想問她，可是臨了卻覺得無須再問。

他握緊了蘇雪遙的手，將她重新拉回自己懷裡，撫著她被山風吹亂的長髮。

感受著他溫柔的手，蘇雪遙望著眼前那豔麗奪目的雲海，玫瑰色的太陽在雲海上失去了熱度，溫暖地普照萬物。

山風如此猛烈，讓她的衣袂飄揚，然而她被摟在懷中卻覺十分溫暖，這幾日他不在，她竟然覺得羅衾寒冷，每夜輾轉難以安眠。

她臉又紅了，她不由得伸手環著他的胳膊，道：「夫君，都城之圍境況如何？夫君此來，是否為了妾身更改了計畫？」

謝衡月並不瞞她，「父皇發勤王詔令，各地諸侯皆在往京城來。東大營守將投敵，叛軍攻城，戰況激烈。」

聞言，蘇雪遙歎了一聲，道：「王爺什麼時候走？」